



# 昔日廟街成追憶 何日重現舊輝煌

## 「睇相街」難敵運勢變化人流稀 檔主自勉「守得雲開見月明」

香港的廟街是香港草根文化的大熔爐，滿載幾代香港人的集體回憶，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已是「平民夜總會」，每晚夜夜笙歌，匯聚不同港式小食、經典流行曲，日間更有中學生成群結隊惠顧街邊檔做平價校服，甚至幫襯無牌牙醫補牙，廟街日與夜總是繚繞着紅塵氤氳，惟昔日的紙醉金迷漸褪色。在該處「睇相街」擺檔二三十年的各類占卜術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，懷緬過去不勝唏噓。玄學有句「三十年河東，三十年河西」正是廟街的寫照，潮流逆轉本是宿命，但他們堅信抵得住順逆流，熬過低谷，總有江湖再見之時。

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、張弦

龍蛇混雜的廟街是香港最富特色的社區，昔日是市民流連忘返的樂園，由朝玩到夜，絕無悶場。但先後經歷社會事件及疫情，廟街的五光十色已褪色、斑駁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分別在平日及周末到廟街實地觀察，發現平日街道上人流疏落，六七成流動街邊檔在晚上九時起打烊，大廈兩旁的街舖，除了食肆其餘都已收舖，往日的人聲鼎沸，如今只剩寂寥和冷清。

### 熟食市場旺「睇相街」冷清

即使是周末人流稍為增多，但仍未能回復昔日人擠人的興旺情況，遊客亦較以往減少。以廟街近北海街一段為例，仍有多個牌檔未有營業，人氣最旺是廟街與北海街交界的臨時熟食小販市場，場內各食檔座無虛席，除本地人外還有不少內地和外國遊客光顧。再橫過北海街到加士居道天橋下的一段廟街，只見人流稀疏，附近多個睇相攤檔也未有營業，即使開檔，顧客也疏落。

廟街有條「睇相街」，雲集十多檔中西方算命、占卜檔位，靈不靈驗不得而知，卻是另類心理治療。作為廟街最後一檔靈雀占卜師的林師傅，透過靈雀叨卦預測未來，過去廿多年為不少失意、迷失路向的善信趨吉避凶。

他坦言，命學有時更似是心靈雞湯，安慰處於人生谷底的人，即使抽中凶卦，他亦會轉換角度解籤，說一些「坎坷過後有艇搭」、「大難不死必有後福」的鼓勵話，無非都是「人生滿希望，你無希望咩都唔使

做。」  
三衰六旺是人的命運，廟街亦逃不過運勢變化的定律，但向來透過占卜發放正能量的林師傅卻把廟街目前的低谷和沉寂，視作是蟄伏，整裝後重新上路，又是一片光明前路。他曾以靈雀為香港夜經濟占了一卦，籤文顯示今年難有戲劇性好轉。或許時不我與，或許時機未成熟，但林師傅深信廟街目前只是魅力被埋沒，就像皎潔明月被雲霧遮蔽，守得住就能重見光明，相信明年能漸消除陰霾。

在加士居道天橋附近擺檔近30年的塔羅牌檔檔主常歡，縱有預知未來的能耐，也難以扭轉時代巨輪變遷。她向香港文匯報表示，以往生意暢旺的光景超乎新一代人的想像，正幫襯占卜的熟客也插話說：「以前一到假期，成條街塞滿人，與現時街上冷清情況形成強烈對比。」

### 嘆三年疫情令港夜生活不再

採訪當日，常歡下午兩三時開檔。「以往呢個鐘數周街都係人，我做到天光都有客，但現在……今非昔比。」她表示，廟街早在2018年走向下坡，隨後的社會事件和新冠疫情使廟街一蹶不振，生意每況愈下，「以往不同年齡及國籍的顧客也愛來廟街朝聖，但現時就算周六也少人幫襯。」特別是三年疫情，已令香港夜生活一去不返，「社會復常，市民仍未完全改變夜晚待在家中的習慣。」



◆塔羅牌占卜攤檔顧客不多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

## 商戶盼多方轉型「中西合璧」增魅力

### 特稿

特區政府即將推廣廟街夜市，希望重新展現該街昔日的繁華。有在廟街經營各種生意多年的商戶建議政府從多方面着手，將廟街轉型，包括整治衛生、安排街頭表演，以及增設外國美食，以具備「中西合璧」的香港特色，與內地競爭。

在廟街經營珠寶金行的呂先生表示，廟街今時還有看相、唱歌的流動檔口，特區政府必須保留這些特色，同時要大力宣傳廟街的歷史和特色，吸引更多本地市民及旅客到廟街。「政府如果要推廣廟街夜市，要從幾方面出發，首先要整治街道衛生、設置多幾個垃圾桶；其次可以效仿廣東道，設立小型有燈光的商戶宣傳廣告牌。」

呂先生提到，早前見過一大早乘坐高鐵來港的旅客慕名到廟街遊覽，但現場旅遊設施不足，「旅客席地而坐吃早餐，政府應該在街邊設立長凳供街坊及旅客坐。」事實上，街頭街尾的牌坊位有大片空地，政府應安排團體作現場表演吸引人流，例如魔術表演。

在廟街屹立近50年的錶行現任負責人朱先生向香港文匯報表示，廟街仍有不少「企街女」，以及售賣成人用品的店舖，他認為會影響市容，「有些女士見到會好驚，覺得廟街好亂而不敢行入來，希望政府規管

### 倡政府與旅社推廟街行程

他認為廟街有很多特色，包括歷史悠久的天后廟，以及現時在橋底的新玉器市場，甚至區內居民推薦的煲仔飯，都值得特區政府推廣宣傳，「疫情前有大批東南亞旅客來廟街，現在仍未完全回歸，政府可與旅行社商量，多些引導他們走來廟街，在旅行路線中加入廟街行程推介。」

朱先生建議廟街的夜市除了本地地道美食，還應當中西合璧，融入外國元素，讓少數族裔人士擺檔賣他們當地的食物，這樣與內地相比才有香港自己的特色。朱先生與呂先生一樣，贊同要安排一些街頭表演，「玩街舞、滑板等，限制時間就不會影響附近居民。」

在廟街販售飾物和電子產品近6年的吳小姐表示，疫後人流及生意額大跌三分之二，「其實我們主要做外國遊客生意，本地客和內地客不多，以往外國遊客很少會講價，但疫後外國遊客已不多，就算有他們也會劈價，較以往孤寒，因為外地經濟也欠佳。」

對廟街籌備夜市，「夜市成效如何難估計，但唔試吓點知得唔得？」她希望特區政府不只向內地加強宣傳，還要增加海外的宣傳力度。 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



◆臨時熟食小販市場坐滿食客，反映美食具吸引力。  
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



◆歌檔檔主陳先生表示，現時每晚近九時便有警方勒令收檔，嘆生意難做。  
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

## 歌檔屢遇投訴 冀酌情處理

### 特寫

「晚晚被投訴噪音，要我們收檔，這樣如何成功推動夜經濟？」在加士居道天橋橋底擺檔唱流行曲20多年的陳先生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，2019年社會事件及新冠疫情先後打擊廟街發展，但他認為，廟街歌檔仍是全港獨一無二的表演，深信其魅力不減，只要有得唱，一定有知音，但希望執法人員能酌情處理噪音問題，以配合夜經濟。

陳先生憶述，廟街在全盛時期有超過10間歌檔，其後陸續有歌檔上樓經營歌廳。人棄我取，見有歌檔騰出他就進駐唱，一唱20多年，並成為上址經營時間最長的歌檔，見證廟街興衰，如今只剩5檔歌檔，「毗鄰數名親姐唱得跳得，是因為旺角西洋菜南街（行人專用區）無得做，才過嚟這邊擺檔。」

他在上址開檔表演琴藝及唱歌，過往檔口前經常有數十人圍觀聽歌，每點一首歌消費20元，「當然有些豪客畀100元至數百元，這檔除我自己及肥妹（歌手拍檔）唱歌外，亦歡

迎顧客表演，我們收服務費，一晚亦有逾千元收益。」  
在疫情期間，市民開始減少夜生活，加上政府拆卸其檔口對面的油麻地停車場大廈，以及興建中九龍幹線等因素，廟街遭逢大興土木，他不得不帶着流動無線擴音機周圍擺賣，好不容易熬過疫情重返廟街，重新累積客源。

最擅長唱英文金曲的陳先生自豪地說，這些表演經得起時代考驗，「目前不少年輕人愛懷舊歌，加上市民晚上亦要有平民娛樂，廟街歌檔不會咁易式微。」他相信廟街搞夜市，可增加人流，帶旺整條廟街，而可否重現夜夜笙歌的盛世視乎政府部門的協調，「不能一時話要搞活夜經濟，一時又打擊歌檔。」

他直言，噪音問題一直拖著廟街後腿，「我唔唔奔求唱到三更半夜，但過去3個月，每晚入點開始多人嚟聽歌之際，警察就出動，話有附近居民投訴噪音叫我哋收檔，這裏根本不近民居，九點就叫收檔。」他希望警方先了解歌檔是否真的造成噪音，以及酌情處理投訴，「不要一個電話投訴就要我哋收檔。」 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

## 西九與國泰簽訂三年合作協議 推廣本地文化旅遊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唐文）每年營運赤字高達七八億元的西九文化區管理局，正積極籌募企業贊助，並與國泰航空簽訂三年合作協議，是目前西九收到的最大一筆合作項目。國泰會在貨運、航運及推廣上支持西九文化區發展。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行政總裁馮程淑儀昨日表示，企業贊助佔西九收入來源逾三分之一，今年度募集的贊助額達2億元，較上個年度增加6.8倍，佔西九收入來源超過三分之一。

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與國泰航空昨日舉辦合作啟動禮，宣布國泰成為管理局指定旅遊夥伴，攜手推廣本地文化旅遊，鞏固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。

馮程淑儀表示，西九以自負盈虧方式營運，企業贊助對推動文化發展重要，今次與國泰簽訂贊助合作協議，是該局規模最大、價值最高的一項合作。她透露，西九每年營運赤字約七八億元，今年企業贊助及場地租賃收入有所增加。

國泰集團行政總裁林紹波表示，西九香港故宮館及M+博物館很多藝術品，都是經由國泰貨運由各地運來香港，不少藝術家的交流活動，亦是透過國泰航空進行。此外國泰在許多航點都設有辦公室，會在世界各地對西九文化區進行推廣宣傳，吸引更多內地

和國際旅客來港，參加西九活動。

### 「夜樂西九」吸引市民遊客

昨日是西九「香港繽紛冬日巡禮」活動的第二個周末，有「夜樂西九」演出，傍晚海濱匯聚大量市民和遊客。攜女兒前來的譚女士向香港文匯報表示，喜歡西九一帶的廣闊草地，適合小朋友玩耍。「在附近坐了一個下午，我還買了啤酒，聖誕氣氛很好，大家都很开心。」

來自美國的遊客沈先生表示，今次是疫後首次返港，感覺香港整體變化不大，多了一些新景點，認為值得大力發展。「我覺得西九一帶和廟街那種夜市很不同，廟街比較傳統，但也有些混亂，這裏環境整潔，食物攤檔的衛生也不錯，給我印象更好。」身為遊客，他不介意消費高低，更重視好的旅遊體驗，希望特區政府開發該區更大的旅遊價值。

與朋友同行的梁先生說，西九海濱景色靚麗，適合夜晚漫步賞景，自己會不定期前來消閒，但附近飲食收費較貴，通常不會在此用餐。



◆「夜樂西九」傍晚演出，吸引一家大細到場打卡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